

安徽省傳統劇目彙編

黃梅戲

(第四集)

天仙配 剪髮記

菜刀記 青風嶺

絲羅帶 牌環記

安徽省文化局劇目研究室編

天仙配

根据 胡玉庭口述本 校訂
安庆坤記書局刻本

前 言

“天仙配”又名“七仙女下凡”。

董永卖身傅家为奴，以所得銀錢安葬其父。这一孝行，感动了玉帝，乃命七女下凡匹配董永百日。二人在槐阴树下結成夫妻。仙女一夜織成十疋錦絹，傅家将董永三年长工改为百日。百日期滿，七女离別董永上天，夫妻惨別于槐阴树下。七女临別告訴董永：身怀有孕，并贈以罗裙、白扇，囑其上京进宝。董永进宝得官，荣归之时，适仙女送子下凡，但因天規有限，仙女未在凡間多留。后董永与傅員外之女傅賽金結为夫妇。

人 物：

董 永：（简称永）	董永父：（简称父）
七仙女：（简称仙）	傅員外：（简称傅）
傅公子：（简称公）	董舅父：（简称舅）
董舅母：（简称母）	天 使：（简称使）
众仙女：（简称大、二、三、四、五、六）	
金 星：（简称金）	雷 神：（简称雷）
土 地：（简称土）	四大功曹：（简称甲、乙、丙、丁）
（董永上）	

永：（引）萱堂不幸早喪，椿榮染病在床。

（唸）霜打秋山叶，雪压嶺春梅，寒窸父重病，貧苦告訴誰。

（白）小生董永，可叹爹爹身染重病，无有銀錢診治病体，如何是

好？心想舅父家中借点銀兩，不免請出爹爹商量一番，拜請爹爹！（董父上）

父：（唸）奈何怎奈何？不知病体何日脫！

永：（白）参见爹爹。

父：（白）罢了，請出为父，有何商議？

永：（白）爹爹病体如何？

父：（白）十分沉重。

永：（唱平詞）一見爹爹病体沉重，无有銀錢調养爹尊。請出爹爹无別話論，我心想舅父家去借錢銀。

父：（唱平詞）我儿一言錯出唇，說什麼舅父家去借紋銀？你舅父他到有隔山照应，怕的是儿舅母不認貧亲。

永：（唱平詞）爹爹說話年紀高迈，說什麼舅母娘不認貧孩，求不到功名秀才还在，借不到銀兩空手回来。揹扶爹爹后窰踩——（父下）一心心舅父家借銀回来。一步来在舅父門外，拜請舅父老尊台。（董舅父上）

舅：（唸）老汉生来命运差，取个老婆一枝花，开開門来看，董永到我家。

永：（白）参见舅父！

舅：（白）到我家干什么？

永：（白）爹爹染病在床，借点銀兩，与爹爹养病。

舅：（白）来得不凑巧，是你舅母作主。

永：（白）拜請舅母。（董舅母上）

母：（唸）忽听老头喊，上前問端詳——快快起来！

舅：（白）董永外男来了。

母：（白）立过一旁，知道了，董永到此何事？

永：（白）爹爹染病在床，心想舅母借点銀兩，好与爹爹調治。

母：（白）家中銀錢不便。

舅：（白）昨日卖猪还有幾块钱，借一块把他吧。

母：（白）家中有錢，你我生活。与我退下。（舅下）

（唱火攻）你家荒来我家荒，我家那有积谷倉；一見董永心恼恨，为

什么到我家来借紋銀？手執家法打一頓，拷打一頓趕出門。

永：（唱火攻）心中只把舅母恨，不該打我趕出門。含悲忍淚涼亭進——
見了舅父禮相迎。

舅：（白）兒呀，双目流淚，舅母可借錢與你了？

永：（白）不借銀兩，拷打于我！

舅：（白）這有裙子一條，上街当了銀子與你爹爹治病，當票與我。

永：（唱平詞）多蒙得舅父爹情高義盛，偷來裙子我當錢銀。含悲忍淚寒
密進，上前来施一禮拜請爹尊。（董父上）

父：（唱平詞）董永兒去借銀未見回轉，又只見小姣兒站在身邊，開言只
把姣兒問，舅父家中可借來銀錢？

永：（唱平詞）心中只把舅母娘恨，不借銀兩還打几身，多蒙得老舅父情
高義盛，偷條裙子兒當錢文。

父：（唱平詞）听兒一言舅母來恨，不借銀兩拷打几身。一霎時气得我鮮
血一陸，怕的是年邁入性命難存。父死后我的兒攻書為本，蒼
天不負苦心之人。說話時不由我心血上湧，无常到万事休一命
歸陰。

（白）董永，我兒、哎呀……（死、下）

永：（白）爹爹，我父，哎，父吓……

（唱平詞）一見爹爹喪了命，無有銀錢葬埋爹身。低下頭來心策論
——我不免賣自身葬我爹尊。用手拿過文房四寶——

（夾白）爹呀！（四值功曹暗上，永轉仙腔唱）來寫賣文，來寫賣文。

功曹：（同唱佛腔）高叫南無。（以下永每唱一句，功曹同唱“高叫南
無”一句）

永：（接唱）上寫董永將身發賣，賣與人家作用人，賣身不賣銀多少，白
布兩疋五兩紋銀；賣身不賣年月久，三年一滿就回程。

（轉平詞）一封書文忙寫起，

（夾白）爹爹呀！

（接唱）但不知那一家能買用人？低头落淚出密門，我到大街去走一
程。（下）

功曹：（唸）今奉玉旨下天朝，巡查凡間善惡勞，善惡查在五腹內，一同把本奏凌霄。

甲：（白）吾乃值年功曹是也。

乙：（白）吾乃值月功曹是也。

丙：（白）吾乃值日功曹是也。

丁：（白）吾乃值時功曹是也。

甲：（白）諸位功曹請了。

众：（白）請了。

甲：（白）現在丹陽董永，孝心感動天地，你我把本奏與玉帝知道。

众：（白）請。（同下）（董永上）

永：（唱）大街小巷俱已賣盡，但不知那一府要買用人？來在大街一旁站，我把列位請一聲。

（白）列位請了，那家能買用人？

內：（白）對面傅府要買用人。

永：（唱）多蒙得众列位指我路引，他說傅府要買用人，行來在傅府門一旁站定，就把公子請一聲。

（白）拜請傅公子，（傅公子上）

公：（唸）忽听人言語，上前問分明，來在府門看，董永到來臨。

（白）董永你到此則什？

永：（白）不知員外可在府內，請出答話。

公：（白）拜請爹爹。（傅員外上）

傅：（唸）忽听我兒請，上前問分明。

（白）何事？

公：（白）董永進府來了。

傅：（白）傳他答話，

公：（白）董相公見過爹爹。

永：（白）參見員外！

傅：（白）董永到此何事？

永：（白）只因爹爹亡故，無有棺木收殮爹爹，心想將身自賣，不知員外

意下如何？

傅：（白）可有卖身契約，付給老夫一看？

永：（白）卖身契紙在此，員外請看。

傅：（白）老夫觀看。

（唸）董永自卖自身，卖与人家佣工三載，白布两疋，紋銀五兩。

（白）写得到好，缺少老夫名諱。

永：（白）借員外文房四宝一用，上写董永将身卖，卖与傅員外佣工三載，員外請看。

傅：（白）老夫觀看，官保，将卖身契約收入箱籠，家中銀两到有，缺少白布两疋。

公：（白）孩儿昨日收帳，还有白布两疋。

傅：（白）白布銀两付与董永，問他何日上工？（傅員外下）

公：（白）是。（下场取銀、布即上）

公：（白）董相公，銀子白布在此。

永：（白）有劳公子。

公：（白）你要这白布回去做什么？

永：（白）替爹爹做寿衣寿帽。

公：（白）你这个人真是——要我呀，就买件大褂子穿穿。

永：（白）这也是做儿子的一点孝意。

公：（白）你这銀子拿回去做什么？

永：（白）买口棺木。

公：（白）要是我我呀，就拿到大市街前买点酒吃。

永：（白）岂不是丧尽天良？

公：（白）什么天良不天良？董相公，白布銀两在此，何日前来上工？

永：（白）七日之内前来上工。

公：（白）休要失信！（公子下）

永：（白）岂能失信与你。

（唱）多蒙得傅員外情高意盛，两疋白布五两紋銀，低头落泪寒窗进，我到后面收殮爹尊。（永下）（七仙女上）

仙：（引）爐中香未盡，迈步下瑤池。

（唸）對對鵲鳥捧金鐘，五色祥云上九重，牛郎織女天河隔，一年一度喜相逢。

（白）吾乃七仙女子是也。我在斗牛宮中，心中不爽，心想到鵲橋一玩，請出眾位仙姐。（眾仙女上）

大：（白）忽听七妹請，上前問分明，七妹何事？

仙：（白）心想游玩鵲橋，不知姐姐意下如何？

大：（白）早有此意，駕云前往：

（唱仙腔）斗牛宮中水氣滔，峨嵋山前道法高，八仙子弟張果老，子牙姜尚保周朝。駕起云頭鵲橋到，眼觀凡間鬧嘈嘈。（漁翁過場）

大：（白）眾位妹妹，凡間手執釣竿，他是何人？

眾：（白）釣魚之人。

大：（白）我來贊他幾句。

眾：（白）你要贊得好好的。

大：（唱仙腔）釣魚之人休要慌忙，手執釣竿下河旁；釣得魚兒長街賣，賣魚買米度日光。（重句）（樵夫過場）

二：（白）眾位姐妹，凡間手持扁担他是何人？

眾：（白）打樵之人。

二：（白）我也來贊他幾句。

眾：（白）你要贊得好好的。

二：（白）眾位姐妹听了：

（唱仙腔）打樵之人休要慌忙，手拿扁担上山崗。打了柴兒長街去，賣柴買米度日光。（重句）（農夫過場）

三：（白）方才凡間何人經過？

眾：（白）種田農夫。

三：（白）我要贊他一贊。

眾：（白）你也要贊得好好的。

二：（唱仙腔）耕田之人休要慌忙，手牽耕牛到田間，等得秋收倉滿后，

一家大小得安康。（重句）（讀書人過場）

四：（白）凡間何人經過？

衆：（白）讀書之人。

四：（白）我也贊他一番。

衆：（白）你要贊好了。

四：（唱仙腔）讀書之人休要慌忙，手捧書本到聖堂，等到下年開皇榜，
親筆點他狀元郎。（重句）（迎親人吹打過場）

仙：（白）衆位姐姐，方才凡間吹吹打打經過，他是何人？

衆：（白）乃是凡間迎親之人。

仙：（白）我要來贊他幾句。

衆：（白）你也要贊好了。

仙：（白）衆位姐姐听了——

（唱仙腔）迎親之人休要慌忙，吹吹打打到新房，夫妻吃過交杯酒，
一夜歡樂到天光。（重句）

衆：（唱仙腔）罵聲七妹太猖狂，游過鵲橋心想下凡；倘若父皇知道了，
連累姐妹罪難當！南天門內鐘鼓響，姐妹上前迎接父王。（天使上）

使：（白）衆位仙姑接旨跪。

衆：（白）萬歲！

使：（白）今有丹陽縣董永賣身葬父，玉帝大喜，七姑游玩鵲橋有思凡之意，命你下凡配過百日夫妻，四月初五下凡，七月十三歸位，
玉旨分明白——（下）

衆：（白）玉皇大天尊！（同搶旨）搶呵！搶呵！大姐搶旨懷中（互問）
你搶到沒有？（互看懷中，均沒有）

大：（白）都沒有，一定是我了。——罷了，我下凡去了。

衆：（白）慢點，要看看是那個名諱？

大：（白）好啥，看看是那個名諱？（同看）

（唸）今有丹陽縣董永，賣身葬父，玉帝大喜，七姑游玩鵲橋，有思凡之意，命你下凡配合百日夫妻，四月初五下凡，七月十三歸

位——是七妹啦。

众：（白）你不說是你的嗎？

大：（白）不要說，我有些不好意思了。恭喜七妹。

仙：（白）喜從何來？

大：（白）是你的名諱。

仙：（白）妹妹一人下凡，心中有些害怕。

大：（白）賜你“难香”一枝，倘若凡間有难，你将难香一焚，我等下凡搭救于你。

仙：（唱仙腔）众位仙姐請上受妹一拜，千拜万拜妹是應該，有劳仙姐把言帶，帶与王母少問尊台，辞別仙姐祥云踪，百日一滿同上天台。（仙下）

大：（唱仙腔）只見七妹駕祥云，众位姐妹喜在心；姐妹六人祥云駕，等候百日妹回程。（重句）（同下）（董永上）

永：（唱平詞）人生七十古來少，光阴似箭如馬跑。莫把黄金当珠宝，难买黄泉路一条。低头落泪寒窗到，拜拜爹爹把香燒，非是孩儿不行孝，水中明月几难撈。拜罢起来把包裹找——帶灵牌到傅府好把工交。（永下）（仙上）

仙：（唱仙腔）父王台前把旨降，命我下凡配董郎，董郎卖身把父葬，卖与傅府奴僕当。算他今日把工上，去与董郎結成双。三岔路口把身站，太白金星作主张，吩咐土地有話講；槐阴树下好埋藏。百日夫妻多欢暢，期滿归位上天堂，七女駕坐云头上，耳听仙姐笑洋洋，父王玉旨誰敢抗，仙姐笑我了无妨。駕起祥云飄飄蕩，落在丹阳小地方。神机妙算智慧广，誰人知我是七仙娘？

（白）本方土地那里？（土地上）

土：（白）参见仙姑。

仙：（白）罢了，立起言話。

土：（白）不知仙姑喊出小神有何法旨？

仙：（白）父王有旨命我配合董永百日夫妻，我命你作个月老，你可愿

意？

土：（白）愿做，不知那里藏躲？

仙：（白）槐阴树下藏躲。

土：（白）几声为度？

仙：（白）三声为度。

土：（白）谨领法言！（上下）

仙：（白）我不免在此留诗一首：

（吟）孝子效前贤，中途遇天仙。配合百日满，流名万古传。

（唱仙腔）槐阴树下把衣脱，变成凡间女姣娥，七仙娘子就是我，面如白花赛嫦娥。天派良缘并不错，凤凰落在野鸡窝，求在上大路一旁坐，在此等候董郎哥。（董永上）

永：（唱平词）家道贫寒受饥饿，光阴似箭如抛梭，董永世事看得破，山开成路路又成河。一双爹娘俱亡过，卖身傅府去当奴僕。买主员外他姓傅，我到他家做生活；提足只把上大路过，那一廂打坐了美貌姣娥。她把眼睛看着我，小董永那有心观看姣娥，爹爹在日交待我，路旁娘子是非多，不见娘子抽身躲，要学看经念弥陀。（永下）

仙：（唱平词）董郎果然孝心重，路途看人脸带红，抽身犹如是风送，算他到西不走东，求在下大路稳坐不动，在此等候董相公。（董永上）

永：（唱平词）光阴似箭如风送，飘飘荡荡影无踪；千年田地八百主，三十年河西又河东，多积银钱有何用？无常一到万事皆空。日落西山又转东，劝人行善莫行兇，霸王行兇乌江丧，韩信命丧未央宫。上大路不走下大路奔，上大路娘子下大路相逢。

（白）娘子你好生无理呀。

仙：（白）你怎说我无理？

永：（白）方才我走上大路，你在那里攔阻；如今我走下大路，你又攔阻，我的下大路，是何道理？

仙：（白）呀呀啐！自古道大路通天，各走各边，你男子汉行得路，我們

妇道家两足疼痛，路旁边难道就坐不得一下。我那坐到你家去了？

永：（白）娘子說出理来了，大路通天，各走各边，我男子汉行得路，难道说妇道家坐不得，又不坐到我家去了，娘子，我与你在此行个方便！

仙：（白）相公要行方便，你就来呀！

永：（白）哎呀呀，不是那个方便。

仙：（白）什么方便？

永：（白）是行路的方便。

仙：（白）是行路的方便，相公你走那边？

永：（白）我走这边！

仙：（白）我走那边！

（同白）如此就请。（仙故意撞永一下）

永：（白）哎呀娘子，你行路就行路，你为何撞了我一下？

仙：（白）相公，是你撞了我！

永：（白）是你撞了我！

仙：（白）是你撞了我。

永：（白）啊，想我心腹有事，慌里慌忙，撞了大姐，也未可知？娘子，二次我与你行个方便，

仙：（白）如此相公请。（仙又故意撞永）

永：（白）啊，这一下我看清了。明明是你来撞我呀！

仙：（白）相公，你家住那里，姓什名谁？对我讲来，我就放你过去。

永：（白）娘子，我与你从不相识，问我的家乡是何道理？

仙：（白）天气尚早，问问又待何妨。

永：（白）哎，大姐呀。

（唱平词）家住丹阳无母无父，姓董名永我一身孤。可叹爹爹身亡故，卖身葬父当奴僕。买主员外他姓傅，我到他家做工伙，有劳娘子让我一步，莫要就摆穷人的工夫。

仙：（唱平词）入門要知心腹事，观看客顏便得知。你好比蛟龙未得雨，

自有騰云駕霧時。只要相公不嫌棄，奴家与你配夫妻。

永：（唱平詞）娘子說話太差異，說什麼与董永配合夫妻。你好比花開正茂盛，豈配我石岩敗柳枝？上无片瓦遮身體，下无寸土度日飢。娘子跟我有何益？到后来飢寒二字埋怨是誰。這是我時衰遇見了鬼，青天白日被鬼迷。

（白）這是那里說起呀？

仙：（白）哎，相公，看起來還是我得罪了你？

永：（白）不是你得罪我，還是我得罪了你不成？

仙：（白）呀，我就來賠你一禮。

永：（白）有禮相還。

仙：（白）相公，我來問你：

永：（白）問我何來？

仙：（白）你可讀過五經四書？

永：（白）哎，娘子那里知道，我董永不過是暫時落泊，當初我也是龔門秀才。

仙：（白）既然你是龔門秀才，肩背包裹手拿雨傘，与我婦道家還禮，莫說一禮，就是十禮百禮也是算不得一禮。

永：（白）啊，是呀，君子还被小人談論，想我中途上与婦道家還禮，肩背包裹手拿雨傘，成什麼礼节，待我放下包裹雨傘，娘子，小生二次有禮，

仙：（白）有理無理，包裹拾起！

永：（白）待我拾起包裹赶路——啊娘子你為何將我的包裹搶去？

仙：（白）包裹是我的！

永：（白）哎呀呀包裹是我的呀！（金星上）

金：（白）呸……你这个汉子好會无礼，青天白日在这荒郊之外，与妇道家拉拉扯扯，成个什么体統呀？

永：（白）哎呀，一个不講理，又来一个不理講的！

金：（白）老汉最是与人講理的。

永：（白）啊，公公正是把人家講理，我就告訴与你。

金：（白）什么事告訴与我？

永：（白）那位娘子中途路上与我见礼，我与她上前还礼，她說我肩背包裏手拿雨伞，不成礼体，我就放下包裹雨伞与她还礼，她将我的包裹雨伞拿去了，公公你看她是个女騙子。

金：（白）看起来，这是你有理。

永：（白）我有多大的理呀？

金：（白）你有豌豆那么大的理！

永：（白）理大理小总叫一理呀。

金：（白）我去把你数理。

永：（白）有劳公公！

金：（白）我来看看是那一个？啊，原来是侄女丫头。

仙：（白）原来叔父也来了。

永：（白）不好了，她們是一家的人，我那个包裹雨伞是想不到手了。

金：（白）侄女丫头，那个汉子說道是你无理。

仙：（白）怎么是我无理？

金：（白）他說路上你与他见礼，他与你还礼，你說他肩背包裏，手拿雨伞，不成礼体，他就放下包裹雨伞与你还礼，你将他的包裹雨伞拿来了，他說你是个女騙子。

仙：（白）叔父，你不要听他的話，那个汉子前三天走我門前經過，約我同行，今日行在中途路上，他要拋別于我，到还罢了，我的包裹雨伞他还說是他的，他是个男拐子。

金：（白）看起来，这是你有理。

仙：（白）我有多大的理呀？

金：（白）你有芝麻大的理。

仙：（白）理大理小总叫一理。

金：（白）我去与你数理。

仙：（白）好，你去把我数理。

金：（白）汉子，看起来还是你无理呀！

永：（白）怎么是我无理？

金：（白）那位娘子言道：你前三天走她門前經過，你約她同行，今天行在中途路上，你有意拋別于她，到還罷了，她的包裹雨傘你反說是你的。

永：（白）公公，她說我約她同行，有何凭証？不要誣人哪！

金：（白）不錯，无凭无証，还是你有理。

永：（白）我有多大理呀？

金：（白）哎，你的理长了，你有荳蔻那么大的理，我去与你数理。哎，
傻子，还是你无理！

仙：（白）怎么又是我无理？

金：（白）你說他前天約你同行，何凭何証？

仙：（白）有白扇为凭。

金：（白）白扇现在那里？

仙：（白）在他脑頸弯里。

金：（白）有白扇为凭，就是你有理，我再去把你数理，呸，汉子，还是你无理。

永：（白）怎见得是我无理？

金：（白）现有凭証！

永：（白）何物凭証？

金：（白）现有白扇为凭！

永：（白）白扇现在那里？

金：（白）在你脑頸弯里！

永：（白）待我看来。

金：（白）在那边！

永：（白）这就是个冤枉呀！

金：（白）呸，不冤枉旁人，单单冤枉你，我問你还是官和还是私休？

永：（白）公公，官和怎講，私休怎說？

金：（白）官和把你送到县里，打你四十个扁子。

永：（白）敢莫是打板子？

金：（白）旁人就叫打板子，你当一名拐帶，要把板子折过来打，就叫打

扁子。

永：（白）公公，那也是叫打板子。私休怎說？

金：（白）私休就便宜了你。你与这女伢子，配合百年之好，我就与你私休！

永：（白）公公此言差矣，荒郊之外，无人主婚为媒，也是枉然。

金：（白）老汉与你主婚为媒。

永：（白）呀公公，一个头戴不得两顶紗帽，主得婚就为不得媒。

金：（白）汉子言之有理，告便一时，女伢子，汉子言道，与你配合百年之好，无人主婚为媒。

仙：（白）叔父，由你作主！

金：（白）他說我一个头戴不得两顶紗帽，主得婚就为不得媒！

仙：（白）叔父，只要你老人家主婚，抬头一看，有槐阴树为媒。

金：（白）槐阴树乃是一棵哑木头，怎能為媒？

仙：（白）你对汉子說道，你老人家主婚，槐阴树为媒！

金：（白）槐阴树怎样为媒？

仙：（白）叫它开声言話，我就与他配合夫妇，叫它不应，包裹雨伞交还与
他，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不强求于他。

金：（白）幾声为度？

仙：（白）三声为度。

金：（白）我去說来，汉子，老汉偌大的年紀可能主得婚？

永：（白）主得婚！

金：（白）抬头一看；有槐阴树为媒。

永：（白）槐阴树它是哑木头怎能為媒？

金：（白）你道它是哑木头，叫它开声言話，女伢子就配合于你，叫它不
应，包裹雨伞交还与你，你走你的阳关道，她走她的独木桥，
不强求于你。

永：（白）公公，幾声为度？

金：（白）三声为度。

永：（白）公公听了，槐阴树，槐阴树，中途路上，这位娘子她要跟我，

請你老人家為媒，你開口講話——公公，你聽見沒有？

金：（白）我未曾聽見。

永：（白）叫娘子把包裹雨傘交還于我。

金：（白）是、是、是、女伢子，槐陰樹未曾說話，你把包裹雨傘交還于他。

仙：（白）先把雨傘交還于他，還有二聲叫來。

永：（白）公公娘子听了：槐陰樹，你要開聲講話——你可曾聽見它講話了？

仙：（白）我未曾聽見。

永：（白）如今包裹應該交還我了。

金：（白）是、是、是，女伢子，槐陰樹叫了二聲未曾說話，你把包裹還與他吧。

仙：（白）那我就不把！

金：（白）哎，為叔父偌大的年紀，要作個摯誠君子，說話要能算得話，包裹交還與他吧！

仙：（白）啊，怎麼講，你老人家是摯誠君子，說話算話，好吧，這包裹你拿去吧。

永：（白）謝謝，這就是我幾件換洗衣服，包裹雨傘到手了，我还不逃走，在此等死不成？走動了。

金：（白）呸呸呸，你这个汉子，我說你是个男拐子，你当真是个男拐子，三声叫了两声，还有一声不叫，你望那里走？

永：（白）告别一时，人说我董永是个董呆子，我看她还比我更呆十分，槐陰樹乃是个哑木头，怎能开言說話，別說叫它三声，就是三十声、三百声我都敢大胆叫來，公公娘子听了：槐陰樹、槐陰樹，这位娘子要与我配合夫妇，叫你老人家開聲講話，你講呀，你說呀。

仙：（白）講、講、講。

內：（唱仙腔）槐陰開口把話提，尊声董永听端的：你与娘子成婚配，槐陰与你做紅媒。（重句）

永：（唱仙腔）这件事情真巧奇，槐阴树木把話提，对着槐阴施一礼，拜拜槐阴老紅媒，公公請上受我一礼，有幾句言語不便來提。上无片瓦遮身体，下无寸土度日飢，娘子跟我好意，飢餓二字后悔迟。

金：（唱仙腔）董永休要泪悲提，老汉言來听端的，上无片瓦她不怪你，下无寸土情愿的，来来來夫婦见过和气礼——老汉我愿保你百日夫妻。

永：（白）公公，夫妻就是夫妻，百日夫妻我要她做什？

金：（白）汉子，不要多心，老汉上了年紀牙齒掉了，說話口不关风，我是講青天白日做夫妻。

永：（白）公公，我把你好有一比。

金：（白）好比何來？

永：（白）好比白鉄打刀，

金：（白）此話怎說？

永：（白）轉口得快喇。

金：（白）你二人放和睦些，老汉不得奉陪。

永：（白）送送公公。

金：（白）不用你送！（金下）

仙：（白）相公，天色不早，我二人走吧！

永：（白）娘子，你叫我二人往那里走哇？

仙：（白）我二人，傳府上工去吧！

永：（白）娘子，你就上前一步。

仙：（白）我要你上前！

永：（白）娘子，自古道妻前夫后，

仙：（白）有福有寿。

永：（白）有福有寿，好吧，娘子你到那去？

仙：（白）我不知道那条路而去？

永：（白）要走这上大路而去。

仙：（白）我上前一步，相公你就要來呀！